



34

列傳卷之十一

皇清

皇清恩學士吉安府知府

曾孫也

無度或以

氏曰

目不存

所以

所謂

河

列傳第二十

皇用謚子方回

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御撰

皇甫謚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  
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遊蕩  
無度或以為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  
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汝今年餘二十  
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  
徙以成仁曾父事家以存教豈我居不鄰教有  
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脩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  
何有因對之流涕謚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

力不怠居貧窮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沉靜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謚脩名廣交謚以為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執掌然後為名平作玄守論以答之曰或謂謚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政委形待於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饑寒不贍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謚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

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彊猶不堪況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待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文生為人所不知死為人所不惜至矣暗龍耳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為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為益也然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迴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唯無

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  
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  
益之外遊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遂不仕耽翫  
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  
損耗精神謚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况命之脩短分  
定懸天乎叔父有子既冠謚年四十喪所生後母  
遂還本宗城陽太守梁柳謚從姑子也當之官人  
勸謚餞之謚曰柳為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  
食不過監菜貧者不以酒肉為禮今作郡而送之  
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

心所安也時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  
辟皆不行其後鄉親勸令應命謚為釋勸論以通  
志焉其辭曰相國晉王辟余等三十七人及泰始  
登耀同命之士莫不畢至皆拜騎都尉或賜爵關  
內侯進奉朝請禮如侍臣唯余疾困不及國寵宗  
人父兄及我寮類咸以為天下大慶萬姓賴之雖  
未成禮不宜安寢縱其疾篤猶當教身奈惟古今  
明王之制事無巨細斷之以情實力不堪豈慢也  
哉乃伏枕而歎曰夫進者身之榮也退者命之實  
也設余不疾執高箕山尚當容之况余實篤故元

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澤或過門不敢入名號之徒  
兩遂其願者遇時也故朝貴致功之臣野美全志  
之士彼獨何人哉今聖帝龍興配名前哲仁道不  
遠斯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見適或以逆世為慮奈  
謂上有寬明之主必有聽意之人天網恢恢至否  
一也何尤於出處哉遂窅窅主之論以解難者名  
曰釋勸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含通吐靈  
故黃鍾空乎律呂分形是以春華發榮首發繁其  
實秋風逐暑夏冰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一材  
連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於唐朝或先覺於有

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於渭濱或叩角以干齊  
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謗以安鄭或乘駟以救屯或  
班荆以求友或借附於黃神故能電飛景按超次  
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觀之進  
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今予以英茂之才  
遊精於六藝之府散意於衆妙之門者有年矣既  
遭皇禪之朝又投祿利之際委聖明之主偶知己  
之會時清道真可以冲邁此真吾生濯髮垂臺漢鴻  
漸之秋也韜光逐藪含章未曜龍潛九泉礪焉執  
高棄通道之遠由守介人之局操無乃乖於道之

趣乎且吾聞招搖昏迴則天位正五教班叙則人  
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慮有司上招迂主之累下  
致駭眾之疑達者貴同何必獨異羣賢可從何必  
守意方公同命並臻饑不待冷振藻皇塗咸秩天  
官子獨栖遑衡門放形世表遯遯丘園不睨華好  
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嬰大疾性命難保若其義  
和促轡大火西頽臨川恨晚將復何階夫貴陰賤  
辟玉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鑒先哲之  
洪範副聖朝之虚心冲靈翼於雲路浴天池以濯  
鱗排閭闔步玉岑登紫闥侍北辰翻然景曜雜沓

菜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錯之政配  
周之臣銘功景鍾參叙尋倫存則鼎食立為貴臣  
不亦茂哉而忽全白之輝唯志青紫之班麟辭容  
服之光粲抱弊褐之終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  
之曰吁若賓可謂習外觀之暉暉未覩幽人之髣  
髴也見俗人之不容未喻取享之兼愛也循方圓  
於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也故曰天玄而清地靜  
而寧含羅萬類帝薄羣生靈身聖世託道之靈若  
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滿含光元氣混蒸衆品  
仰化誕制殊徵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丘陵是以



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  
定兩克殿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  
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牽於權力以利要  
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權成廉頗存  
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以而魏敗孫臏則而  
齊寧蠡種親而越霸屈子踈而楚傾是以君無常  
籍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虛一盈故馮以彈劔感  
主女有反賜之說項奮拔山之力崩陳鼎足之勢  
東郭劫於田榮顏闔恥於見逼斯皆棄禮喪真者  
榮朝夕之急者也豈道化之本也若乃聖帝之創

化也參德乎二皇齊風乎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  
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  
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世世  
而無垠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闡然而內章不  
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瓊瓊而執  
法也是以見機者以動成好遊者無所迫故曰一  
明一昧得道之槩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沉  
兼得其真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名之臣朝有  
聘賢之禮野有遊窺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  
李老寄迹於西鄰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娛道於

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居父黔婁定謚於布衣千木  
偃息以存魏荆萊志邁於江岑君平因著以道者  
四皓潛德於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  
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意遭技俗之主全  
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惜謀於衆人守不  
動之安者不假慮於羣賓故能棄外親之華通白  
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為情  
之邪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  
人輕若鴻毛重若丘沉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真吾  
徒之師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宿而

駭衆吾亦怪子較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藝  
所斥也寢疾彌年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立明  
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歎若黃帝創制於九經岐  
伯剖腹以蠲觴扁鵲造鏡而尸起文摯殉命於齊  
王醫和顯術於秦晉倉公發秘於漢皇華他存精  
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  
乞命許乎明王求絕編於天籙亮我躬之辛苦莫  
微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窮處其後武帝顛下詔敦  
逼不已謚上疏自稱草莽臣曰臣以疋熒迷於道  
趣因疾抽簪散髮林阜人網不閉鳥獸為羣陛下

披榛採蘭并收蒿艾是以臯陶振褐不仁者遠臣  
惟頑家備食晉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宜赴京城  
稽壽闕外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軀半  
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食藥遠錯節度  
辛苦余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煩悶加  
以咳逆或若溫瘧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肢酸重  
於今困劣救命呼嗚父兄見出妻息長訣仰迫天  
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焉不任造路委身待罪伏枕  
歎息臣聞韶衛不並奏雅鄭不兼御故卻子入周  
禍延王叔虞丘綰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

器况臣糠粃之彫胡唐夫錦衣不稱其服  
聞同命之士咸以畢到唯臣疾疾抱釁淋瀝雖  
明時懼斃命路隅設臣不疾已遭堯舜之世執志  
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有明聖之主下有輸實之  
臣上有在寬之政下有未精之人惟陛下留神垂  
恕更旌瓌俊索隱於傳巖收釣於涸濱無令泥滓  
久濁清流謚辭切言至遂見聽許歲餘又舉賢良  
方正並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謚  
雖羸疾而披閱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  
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殺叔母諫之而止時

濟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贊為煩請絕其  
禮幣詔從之謚聞而歎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  
存而以革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多矣易之明  
義玄纁之贊自古之舊也故孔子稱夙夜彊學以  
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於是乎三揖乃進明致  
之難也一讓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湯之於伊尹  
文王之於太公或身即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  
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况  
命士乎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棄之如  
何政之失賢於此乎在矣咸寧祿又詔曰男子室

甫謚沉靜履素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謚為  
太子中庶子謚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尋復  
發詔徵為議郎又召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  
為功曹並不應著論為葬送之制名曰嗚終曰文  
晏先生以為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  
禮六十而制壽至于九十各有所防終以素豈  
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在雖未制壽然嬰疾弥紀仍  
遭喪難神氣損劣困頓數矣常懼天墮不期慮終  
無素是以略陳至懷夫人之所負者生也所患者  
者死也雖身不得越期雖無不可逃避人之死也

精歇形散，竟無不之。故氣屬乎夫，寄命終焉。窮體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之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藏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司馬石椁不如速朽，李孫瓊瑤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為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為為賢於秦始皇。如今魂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黃泉之親死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况終非即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

益而啓姦心，是招露形之禍。增土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為棺槨，備贈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其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必啓姦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將金銀，或捫喉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獨於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無不發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欲，雖固南山，猶有隙，使其其中無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斯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為也。遂生意於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不行也。易稱

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  
得歸直亡不損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  
設棺槨不加纏斂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嗆之物  
一皆絕之吾本欲露形入所以身親生或恐人情  
染俗來以頓章理難今故棺為之制奢不石槨儉  
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即時照幅巾故衣以蘧蔭裏  
尸麻約二頭置尸牀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  
長一丈五尺廣六尺阮訖以牀就坑去牀下尸平  
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齋孝社一卷示不忘孝道蘧  
蔭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正邊其故草使生其上

無檀樹木削除使生跡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  
則奸不生心 終始無怵惕不載不慮患形骸與  
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言為篤愛之至也若土  
有前後不得移附附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舜葬  
蒼梧二妃不從以為一定何也周禮無問師工無  
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十五日朝夕上食  
禮不蒸祭但月朔於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  
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待墓次夫古不崇墓  
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  
重傷魂而有靈則冤悲沒世長為恨鬼王孫之子

可以爲誠死誓難違幸無改焉而竟不仕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子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謚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烈女等傳玄晏春秋並重於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爲晉名臣

方回少薄父操兼有文才志嘉林博士徵不起避亂荊州閉門居未嘗入城府鷙而後衣耕而後食先人後已尊賢愛物南人士咸崇敬之刺史陶侃禮之甚厚侃每造之有素十服望門輒下而進王敦遣從弟庾代侃要侃爲廣州將詣敦方

回諫曰吾聞敵國滅功臣亡足下新破杜弢功莫與二欲無危其可得乎侃不從而行敦果欲殺侃賴周訪獲免庾既至荊州大失物情百姓叛庾迎杜弢庾大行誅戮以立威以方回爲侃所敬責其不來請己乃收而斬之荆土華夷莫不流涕

### 摯虞

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也父獲魏太僕卿虞少事皇用謚才學通博著述不倦郡檄主簿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義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然

道長也短禍福舛錯林迫之徒不知所守蕩而真  
憤或迷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必先陳處世不遇  
之難迹棄舜倫輕舉遠遊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  
後引之以正反之以義推神明之應於視聽之表  
崇不泰之運於智力之外以明天任命之不可違  
故作思遊賦其辭曰有軒轅之遐胃兮氏仲壬之  
洪裔敷華穎於末葉兮晞靈心於上世準乾坤以  
幹度兮儀陰陽以定制匪時過其焉行兮乘太虛  
而遙曳戴朗月之高冠兮較太白之明璜製文霓  
以爲衣兮襲采雲以爲裳要也二電之煜煜兮隕玉

衡之琳琅明景日以鑿形兮信煥耀而重光至美詭  
好於凡觀兮脩稀合而靡呈燕石緹龍以華國  
兮和璞遙棄於南荆夏像韶塵于南北兮瓊壘抗  
方於兩極鸞鳥皇耿介而偏栖兮蘭桂背時而獨榮  
閑寒暑以練真兮豈改容而爽情感昆吾之易越  
兮懷暉光之速暮羨一稔而三春兮尚含英以容  
豫悼曜靈之靡暇兮限天昏之有度聆鳴蜩之號  
節兮恐隕葉于凝露希前執而增驚兮眷後塵而  
旋顧社者倏忽而不逮兮乘者宜昧而未著二儀  
泊焉其無央兮四節策轉而靡窮星鳥逝而時反



方夕景潛而且融是三百之在天方歎聖哲之求  
終諒道脩而命微方執舍盈而戰沖握隋珠與惠  
若方時莫悅而未遑彼未遑其何恤方懼獨美之  
有傷蹇委深而畏奧方庶芬藻之不窮方處幽而  
彌馨方寶在夜而愈光過區內之迫脅方思摠翼  
乎八荒望雲階之崇峻方願輕舉上四高翔造南嶽  
以問象方辨吉繇於姬文將遠遊於太初方鑿形  
魄之未分四靈儼而爲衛方六氣紛以成羣駭白  
獸於商風方御蒼龍於景雲簡斯徒於靈囿方從  
馮夷而問津召陵陽於遊谿方旌王子之柏人前

祝融以掌燧方歿玄冥以掩塵形影靈而遊遐方  
氣壘壘而愈新挹玉膏於萊嶠方發之英於瀛濱  
指太昊以假懸方聽颶政於三春洪範翕而復張  
兮百卉隕而更震睇玉女之紛影方執懿筐於扶  
木覽懸象之轉羣兮仍騰躍乎湯谷吸朝霞以療  
飢方降廩泉而濯足將縱轡以逍遙兮恨東極之  
路促詔織阿而右迴方覲朱明之赫戲在羣神於  
夏庭方迴蒼桐而結知纒鷦明以承旂兮驅夫馬  
而高馳讒義和於丹丘方謂倒景之亂儀尋凱風  
而南暨方謝太陽於炎離歲源暑之阻鬱兮余安

能乎留斯聞碧雞之長晨兮吾將往乎西遊奧浮  
鷁於弱水兮泊舳舻兮中流兮精粹之攸存兮誠  
沉羽以沉舟軼望舒以陵厲兮羌神漂而氣得訊  
碩老於金室兮采舊聞於前脩譏論陰於危山兮  
問王母於椒丘觀玄鳥之參趾兮會根壹之神壽  
擾龜兔於月窟兮詰姮娥於葶收爰攬轡而旋驅  
兮訪地叟之倚伏乘增冰而遂濟兮凌固陰之所  
瀋探龜蛇於幽穴兮瞰罔養之潛育西倏忽之躁  
狂兮喪中黃於耳目倘燭龍而遊衍兮窮大明於  
北陸攀招搖而上躋兮忽蹈廓而凌虛登閭闔而

遺眷兮頰玄黃於地與召黔雷以先導兮覲天帝  
於清都觀渾儀以寓目兮拊造化之大鑪爰辨惑  
於上皇兮藉吉凶之元符唐則夫而民咨兮癸亂  
常而感虞夏孔揮涕於西狩兮臧考祥於婁句距肆  
暴而保乂兮頰履亡而夙徂何否泰之靡所兮眩  
榮辱之不圖運可期兮不可思道可知兮不可為  
求之者勞兮欲之者惑信天任命兮理乃自得且  
也四位為匠乾《為均散而為物結而為人陽降  
陰升一替一興流而為川滯而為陵揭不可攘福  
不可徵其否兮有豫其泰兮有數成形兮未察靈

像方已固承明訓以發蒙考審性命之靡求將澄  
神而守一考奚臆履而遐遊斐陳辭以告退考主  
惇惇而亦歎惟升降之不仍考諒別易而會難願  
大饗養以致好考盡息駕於一食會司儀於有始考  
延嘉賓於九乾陳鈞天之廣樂考展萬舞之至歡  
枉矢鏢其在手考狼弧一和其斯變晚程大於帝側  
考禮熊罷於靈軒爾乃清道夙蹕載輪脩祖班命  
授號轅柝整旅光司檠以屆路考萬靈未林而陳庭  
豐隆軒其警衆考鉤陳帥以屬兵甚與竣而進時  
考文昌肅以司行抗蚩尤之宿旃考建雄虹之采

旌乘雲重電鞭之扶輿未艾移考駕應龍青虬之容  
裔陸離俯遊光逸景倏爍微霍考仰流旌垂旒  
焱收截纚前湛湛而攝進考後傑傑而方馳且啓  
行於重陽考奄稅駕乎少儀跨列缺考闕乾以揮  
玉關考出天門陟漢津考望崑崙經赤霄考臨玄  
根觀品物考終復媿形已消考氣猶存眺懸舟之  
離離考懷舊都之藹藹仍繁榮而督引考將邁降  
而速邁垂雲依霏而翼衡考日月炫晃而映蓋蹈  
烟煴考辭天衢心闔扇考識故居路遂邁考情欣  
欣奄忽歸考反常閭脩中和考崇彝倫大道歸考

味琴言樂自然方識窮達澹無思方心恒娛舉賢  
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為下第拜中郎武帝詔  
曰省諸賢良答策雖所言殊塗皆明於王義我有益  
政道欲詳覽見其對究觀賢士大夫用心因詔諸賢  
良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曰頃目食正陽水旱為  
災將何所將以變大旨及法令有不宜於今為公  
私所患苦者皆何事凡平生在於得才得才者亦  
借耳目以聽察若有文武器能有益於時務而未  
見申叙者各舉其人及有負俗謗議宜先洗濯者  
亦各言之虞對曰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

本以正末故憂法度之不富而不憂人物之失所  
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之流行誠以法得於此則物  
理於彼人和於下則災消於上其有日月之青水旱之災  
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由遠觀諸物近驗諸身耳目  
聽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乎動心出令豈或有傾  
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職豈或以有授非其人者乎賞  
罰黜陟豈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濱山巖豈或有  
懷道釣築而未感於夢兆者乎方外遐裔豈或有  
命世傑出夫而蒙膏澤者乎推此類也以求其故  
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之情可得而見咎徵

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以於物則無忤求之於身則無无萬物理順內外感五祀史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月錯行久焉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其亦振應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過期運則雖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期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猶能有感唯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生長篋門不遠異端雖有賢才所未接識不敢瞽言妄舉無以壽蒼而主問擢為太子舍人除聞喜令時天子留心政道又吳寇新平天下又安

虞上大康頌以美晉德其辭曰於休上古人之資始四隩咸宅萬國同軌有漢不競喪亂靡非紀畿服外叛侯衛內圯天難既降時惟鞠凶龍戰獸爭分裂遐邦備潛岷蜀度逆海東權乃緣間割據三江明明上帝臨下有赫乃宣皇威致天之辟奮武遼隧罪人斯獲無定朝鮮奄征韓貊文旣應期席卷梁益元愍委命九夷重譯邛冉哀牢是焉厓績我皇之登二國旣平靡適不懷以育羣生吳乃負固放命南且聲教未暨弗及王靈皇震其威赫如雷霆截彼江沔荆舒以清遡矣聖皇泰乾兩離陶化

以正取亂以奇耀武六旬與徒不疲飲至數實于  
荒無虧洋洋四海率禮和樂穆穆宮廟歌雍詠鑠  
光天之下莫匪帝略窮髮反景承正受朔龍馬騶  
騶風于華陽弓矢橐服干戈載藏嚴嚴南金業業  
餘皇雄劍班朝造舟爲梁聖明有造寔代天工天  
地不違黎元時邕三務斯協用底厥庸既遠其迹  
將明其蹤喬山惟嶽望帝之封荷歟聖帝胡不封  
哉以母憂解職久之召補尚書郎將作大匠陳勰  
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  
潘岳以爲吾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駿曰昔聖人有

以見天下之頤而識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  
故參天兩地以正筭并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  
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  
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  
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  
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  
於古大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  
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  
由生豈得失之所取徵皆絀闕而不得通故宜改今  
而後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計謹權

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  
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執物垂則示人  
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  
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  
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  
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  
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  
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爲宜如所奏又表論封禪見  
禮志虞夏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矣雖其子孫不能  
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爲足

備物致用廣多聞之益以定品違法爲司徒所劾  
詔原之時太廟初建詔普增位一等後以主者承  
詔失旨改除之虞上表曰臣聞昔之聖明不愛千  
乘之國而惜桐葉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達於  
萬國之誠也前乙巳赦書遠稱先帝遺惠餘澤普  
增位一等以酬四海欣戴之心驛書班下被于遠  
近莫不鳥騰魚躍喜蒙德澤今一旦更以主者恩  
文不審收既往之詔奪已謝之施臣之愚心竊以  
爲不可詔從之元康中遷吳王女時荀勗奏新禮  
使虞詡論得失而後施行元皇后崩杜預奏詔

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久而唯文稱  
不言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為節節之大  
子與國為體理宜釋服卒突使除虞安合預書曰唐  
經通密教云諒闇各舉事以為名非既葬有殊降  
周室以來謂之喪服喪服者以服喪喪今帝者一  
日萬機太子監撫之重以宜奪禮葬之除服變制  
通理垂典將來何必附之於古使老儒致爭哉皇  
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其詔令博士議虞曰  
太子生舉以成人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賢君  
傳重由位成而服至非以年也從之虞又議王輅

兩社事見輿服志  
長安及東軍來迎  
入南山中絕  
光祿勳太常如時  
祀禮儀弛發虞考  
盜竊之橫人饑相  
草志四卷注解三  
為三十卷名曰流  
重虞善觀玄象嘗  
國其唯涼土乎性  
及歷秘書監衛尉卿從惠帝幸  
官并散遂流離鄆社之間轉  
治豫實而食之後得還洛歷  
帝親郊自元康以來不親郊  
舊典法物察然及洛京荒亂  
虞素清貧遂以餒卒虞撰文  
執决錄又撰古文章類聚區分  
列集其論辭理慎當為世所  
謂友人曰今天下方亂遊難之  
虞薦者相為其辭上



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奪廣不能  
答更相嗤笑紛然於世云

束皙

束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疎廣之後  
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  
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祖混隴西太守父龜焉  
翊太守並有名風新博學多聞與兄雲俱知名少  
遊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者誰乎志曰  
陽平束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還鄉里祭孝廉  
舉茂才皆不就遷娶石鑿從女棄之鑿金以為憾諷

州郡公府不得辟故皙等久不得調太康中郡界  
大旱皙為邑人請雨二日而雨注衆謂皙誠感為  
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忝以  
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束長生皙與衛恒厚善  
聞恒遇禍自本郡赴喪嘗為勸農及甦諸賦文頗  
鄙俗時人薄之而性沉退不慕榮利休玄居釋以  
擬客難其辭曰束子閑居門人並侍方下惟深譚  
隱机而吟含毫散藻考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  
曰蓋聞道尚變通達者無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  
則扶其隆振天維以扶貞百務熙帝載而技皇風生

則率土樂其存死則字內哀其終是以君子屈已  
伸道不恥于時上國有不索何獲之言周易著躍  
以求進之辭莘老負金鉉以陳烹割之說齊客當  
康衢而咏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修藝百疑然山峙  
潛朗通微俯覽深識夜兼忘寐之勤晝聘鑽玄之  
思曠年累稔不墮其志麟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  
不試乃欲闔閭辭價死蟠深處永戢琳琅之耀匿  
首窮魚之諸當唐年而慕長沮邾有道而反窳武  
識彼迷此愚竊不取若乃士以接登進必待求附  
勢之黨橫擢則林藪之彥不抽丹墀步統鸞之童

東野遺白顛之叟蓋亦因子都而事博陸憑鵠首  
以涉洪流蹈翠雲以駭逸龍振光耀以驚鷲沈鱗徒  
屈靈蟠於坳井時天路而不游學既積而身困夫  
何爲乎秘立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駒有來無反難  
得易失先生不知軒轅之誠悔遘而忘夫朋盡之  
義務疾亦豈海濶而抑東流之水臨吳泉而招兩  
歸之日徒以曲長爲桔槔學自挂囚大道於環堵  
苦形骸於蓬室豈其託身權戚馮勢假力擇棲芳  
林飛不待翼久宿七我之房朝享五鼎之食丘三  
正則太階平積具五教而王綱直孰若茹蘆食蕪終

身自匿哉東子曰居吾將道爾以君子之道論爾  
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訊謹聽余志昔元一既  
啓兩儀肇立<sup>聖</sup>光夜隱望舒晝戢羽於<sup>翔</sup>林蟻蛭  
赴濕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sup>雙</sup>樂以  
巖栖或排<sup>蘭</sup>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  
雖其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羨  
稷契奮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禪問<sup>重</sup>一朽之  
稱俱入賢者之流然名比譽誰<sup>方</sup>誰優何必<sup>分</sup>貴賤  
二八為羣而取為七人之疇乎且道暎而通士不  
同趣吾竊綴處者之末行未敢聞子之高喻將恐

蒲輪而不眇夫何權威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  
難自託福兆既開患端亦作朝遊魏我之宮夕墜  
崢嶸之壑晝笑夜歎晨垂暮落忠不足以衛已過  
不可以預度是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或毀名自  
汙或不食其祿比從政於<sup>匣</sup>首之龜譬官者於郊  
廟之犢公孫泣涕而辭相楊雄抗論於赤族今大  
晉熙隆六合寧靜蜂蠆止毒能罷<sup>輟</sup>猛五刑勿用  
八紘備整<sup>至</sup>無驕肆之怒臣無<sup>毫</sup>纓之請上下相  
安<sup>空</sup>禮從道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sup>伎</sup>之草禍戮  
可以忠逃寵祿可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

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為可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有不入羣橫不能廻西鄰之寇乎勃不能正如意之立干木卧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誅夫如何舍何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為芳谷底之莽為臭守分任性唯天所授鳥不假甲於龜魚不借足於獸何必笑孤竹之貧而羨齊景之富取布衣以肆志寧文裘而拖繡且能約其躬則儻石之槁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志

太倫者則萬乘之主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守歲泊以鎮俗偶鄭老於海隅匹嚴叟於僻蜀且世以大虛為輿玄鑑為肆神遊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寐搶奪者之所貪收躁務之所棄雍聖籍之荒蕪摠羣言之一至全素履於丘園背纓綬而長逸請子課五言業於千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張華見而音之石鑿卒主戎乃辟瑒華力口普為椽又為司空下邳王晃所辟華為司空復以為賊曹屬時欲廣農哲上議曰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以蕃嘉

穀此誠有虞戒大禹盡力之謂然農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日天時不侃言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霖霖之潤秋繁澆澆之患水旱失甲聖穰有請雖使義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疆則於原隰勤庶蒸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言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司灼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爲牧布其

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徒在者猶多田諸苑牧不樂曠野貧在人間故宜北土不宜畜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爲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羊齧草於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騅駟在坰史克所以頌魯僖却馬務田老氏所以稱有道豈利之所以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汙水停滯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爲難烏齒成原其

利甚重而豪彊大族惜其魚捕之饒構說官長終  
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謠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  
以詳當今之計荆揚兗豫汙泥之士渠塢之宜必  
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  
雨生於畚申多稌生於決泄不必望朝隋而黃潦  
臻榮山川而霖雨息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  
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  
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立界今者  
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還西州  
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舉兩

得外實內寬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田此又農  
事之大益也轉依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志遷轉博  
士著作如故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  
墓或言安釐王家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二篇記  
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云家分仍  
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人略與春  
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去夏年多殷益于啓  
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  
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旣亡有共伯和者攝行  
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

易繇陰陽卦一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  
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一篇公孫段與邵陸論易國  
語三篇言楚晉事各一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卽  
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  
十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  
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一篇論射法生封一篇帝  
王所封大曆一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  
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書替具之屬也  
入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十六人  
盛姬死事七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家

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  
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  
既殘缺不復詮次以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  
尋考指歸而以今之入寫之者在著作得觀竹書隨  
疑分釋皆有義證尚書郎武帝嘗問執事虞三日  
曲水之美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  
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怪乃招携之水濱  
洗祆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  
非好事哲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  
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

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  
令君制有西夏乃一朝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相  
緣皆為成集帝大悅賜金五十斤時有人登高  
高山下得竹簡一以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  
有知者司空張蓋以問曹哲曰此漢明帝顯節陵  
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趙王倫為相  
國請為記室曹哲疾罷歸教授門徒年四十卒元  
城市里為之廢業明生故人立碑墓側曹學博通  
所著三魏人士傳四七代通記晉書紀志遇亂亡失  
其五經通論發冢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於世

云

王接

王接字祖游河上猗氏人漢京兆尹尊十世孫也  
父蔚世脩儒史之學于魏中領軍曹義作至公論蔚  
善之而著至機論辭義甚美官至夏陽侯相接幼  
喪父哀毀過禮鄉親日歎曰王氏有子哉渤海劉  
原為河東太守好士以旌才為務同郡馮收試經  
為郎七十餘薦接於原曰夫駢駘不物繼則非造  
父之辯明月不流光則非隨侯之掌伏惟明府苞  
黃中之德耀重離之詞求賢與能小無遺錯是以



鄙老思獻所知竊見處士王接岐嶷雋異十三而  
孤居喪盡禮學過目以知義觸類而長斯王鉉之  
妙味經世之微猷也不患玄黎之不啓竊樂春英  
之及時原即禮命接不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  
遯之高邪對曰接薄如少孤而無兄弟母疾篤故  
無心爲吏及母終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備覽衆  
書多出異義性簡率不脩俗操鄉里大族多不能  
善之唯裴頠雅知焉平陽太守澹散騎侍郎還  
尚書僕射鄧攸皆與接友善後爲郡主簿迎太守  
溫字宇奇之轉功曹史州辟部十陽後事時泰山

乖疎且志通公羊而仕往還爲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  
春秋多有新義時祕書丞衛恒老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  
佐著作郎束皙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我時東萊太  
守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皙又釋難而庭堅  
已亡散騎侍郎潘滔謂接曰知才學理議足解二  
子之紛可試論之接逐詳其得失執虞謝衡皆博  
物多聞咸以爲允當又撰烈女後傳七十二人雜  
論議詩賦碑頌駁難十餘萬言喪亂盡失長子愆  
期流寓江南緣父本息更注公羊又集烈女後傳  
云

史臣曰皇甫謐素履幽貞閑居養疾留情筆削敦  
悅丘墳軒冕未足爲榮貧賤不以爲恥確乎不撓  
斯固有晉之高令者歟泊乎篤終立論薄葬昭儉  
既戒奢於季氏亦無當於王孫可謂達存亡之機  
矣摯虞大東折晉等並詳註見載籍多識崔昱早奏議可  
觀之詞雅贍可謂博聞之士也或攝官延閣裁述  
言事之書或莅政秩宗參定禮郊之禮虞既厄  
從理暫乃年位不充天之報施何其爽也王接  
調秀出見賞知音惜其天枉未申騁足美夫  
贊曰士安好逸栖心蓬華爲意文雅志懷榮秩遺

制可稱養生乖術藝虞博聞廣微絕羣財成禮廣  
刊緝遺文魏篇式漢冊斯分祖游後出亦播清  
芬

列傳第二十一

晉書五十一

列傳卷第二十二

晉書五十二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邵詵

邵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也父晞尚書左丞死詵博  
 學多才瓌偉倜儻不拘細行州郡禮命並不應恭  
 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太守文立舉詵應  
 選詔曰蓋太上以德撫時易簡無文至下三代禮  
 樂大備制度彌繁文質之變其理何由去其長之際  
 聖明係踵而損益不同周道既衰仲尼猶曰從周  
 因革之宜又何殊也聖王既沒遺制猶存霸者迭



曲而養輔之正道之缺其無補乎何陵遲之不反也豈霸德之淺歟期運不可致歟且夷吾之智而功止於霸何哉人昔人之爲政革亂亡之弊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不用豈非化之盛歟何脩而習茲朕獲永祖示之休烈于茲七載而人未服訓政道罔述以古況今何不相逮之遠也雖明之弗及猶思與群賢慮之將何以辨所聞之疑昧獲至論於謹言乎加自頃戎狄內侵災害屢作邊鄙流弊孔夫古設官政刑之謬將有司非其任歟各悉乃心究而詔之上曰古制下切當今朕之失德

所宜振補其正議無隱將以聽之詵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德存臨猶垂意於下保故招賢正之士而深察其薄陋不足以降大問也亦以竊有自疑之心竊致身於闕庭亦仰悅矣伏請聖策以知下問之旨篤焉臣聞上古推賢讓能以教同德一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以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其帝王之道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殷偽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文詳備臣以爲貴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化法禮樂五刑之典勤政刑禮樂之

化深政刑之用淺勸之也。可以小安。慎之則遂陵  
遲。所以由之路本近。故所勉之功不侔也。而齊桓失  
之矣。丘夷吾滯于小器。功止於霸。不亦宜乎。策曰  
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使天下洽和。何脩而嚮茲  
臣以爲莫大於擇人。以官之也。今之典刑匪無一  
然。宰制之不優劣。是綱或以之興。或以之替。此蓋  
人能弘政。亦政弘人。也。今之務政。雖勤。何益。臣竊  
觀乎古之用人。其法有三。一曰舉之於下。得其人  
求爵。以之官。人君見之於下。舉之於下。得其人  
有賞。一曰有罰。安得而不賢乎。今之官者。父兄

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則無人。事則塞。安得不  
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窮在。失義故靜。以待  
之也。爵苟求。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  
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調誣則臧  
否。失實。真偽相冒。主聽用。惑姦之所會也。靜則貞  
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賢不  
伐。相下。無厭。主聽用。察德之所趨也。故能使之  
靜。雖曰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夙夜。俗不  
一也。且人無愚智。咸慕名。官莫不飾正於外。藏邪  
於內。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衆正

益至若得其邪則衆邪亦集物繁其類誰能止之  
故亡國失世者未嘗不爲衆邪所積也方其初作  
必始於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爲寒  
暑人主亦不能頓爲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  
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官者無關梁邪門啓矣朝廷  
不責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謂責賢  
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  
咎保不信亦有罰故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  
貢而不適所以削夫士者難知也不適者薄過也不  
得不責彊其所不知也罰其所不適深其薄過非

怨也且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斯責之矣  
刑之道字縱不監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  
地之紀品物之宗其急之也故寧監以得之無  
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悠悠者各自取辨耳少  
其行並不可必於公則政事紛亂於私則行務  
狼籍自頃長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被購懸者矣  
有縛束而絞戮者矣貪鄙竊位不知誰非之矣  
出檻不知誰可從者網罟吞舟何以過此人之  
於利如蹈水火焉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如彼此無  
已誰止之者風流日競誰惡之者雖今聖恩宥於

夙夜所使為政，何得此？蜀欲聖出化夷，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割舉賢之典，峻關梁之防。其制既立，則人慎其舉而不苟；則賢者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豐植，人用資給和樂興焉。是故寡過而遠刑，知耻以近禮。此所以違不刑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也。策曰：自頃夷狄內侵，災眚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至此？臣聞亦冀猾夏則臯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則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恕。政惠則下

仰其施，刑恕則人懷其勇。施以殖其財，勇以結其心。故人君則資贍而知方，動則親上而忘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利之者，雖死不貳。以逸道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戰則剋，以攻則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畏懼而削迹。止戈而武義實存，文唯任賢，然後無患耳。若夫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頗不時，考之萬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成敗異流，固非天之必害於人人實

不能均其勞共天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情  
職而不勸百姓殆業而亡時非所以定人志致豐  
年也宜勤人事而已臣聞忠節不足以致對聖朝  
猶進之于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獻之乎臣懼不  
足也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則可矣是以辭鄙  
不隱也以對策上第拜議郎母憂去職詵母病苦  
無車乃亡不欲東載極家貧無以市馬乃於所止  
堂北壁外假葬開戶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  
三年得馬八匹輿棺至家葬訖成墳未而  
東來軍徙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事

部尚書崔洪薦詵為左丞及在職嘗以事劾洪洪  
怨詵詵以公正距之語在洪傳洪聞而慙服累遷  
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為何  
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  
一枝岷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  
之戲耳不足怪也詵在任威嚴明斷甚得四方聲  
譽卒於官子延食為州別駕

阮种

阮种字德猷陳留尉氏人漢侍中延有甥八世孫也  
弱冠有殊操為阮佃家所重求者養生論所稱阮生



即种也察孝廉為公府掾是時西虜內侵以生首  
屢見百姓饑饉詔王公卿士常出牧守各舉賢良  
方正直言之士於是太保何曾舉种賢良策曰在  
昔哲王承天之序光宅宇宙咸用規矩乾坤惠康  
品類休風流衍弥于千載朕應踐洪運統位七載  
於今矣惟德弗嗣不明于政宵興惕厲未燭厥猷  
子大夫韞韜道術儼然而進朕甚嘉焉其各悉乃  
心以聞諭朕志深陳王道之本勿有所隱朕虛心  
以覽焉种對曰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王道至深  
所以行化至遠故能開物成務而功業不墮近無

不睦遠無怨報遠遠群生澤被一區宇聲施無窮而  
典垂百世其德之深也聖人久於其位而天下化成宜  
師蹤往德業迹之五煇世更然以濟人望今率土  
羣生不知所適情剛柔之化也邪枉之路斯誠群  
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風也又問政刑不宣  
禮樂不立對曰政刑之宣故由乎禮樂之用昔之  
明王唯此之務所以防過暴慢感動心術制節主  
靈而化萬性也禮以躬德樂以詠功樂本於和  
而禮所以於教矣又問戎蠻猾夏對曰戎蠻猾夏侵  
敗王略雖古盛世猶有此虞故詩稱獫狁孔熾書

歎蠻夷帥服自魏氏以來夷虜內附鮮有桀悍侵  
漁之患由是邊守遂忘心郭然不設而今醜虜內居  
與百姓雜處邊吏擾百姓心戰受方任者又殊  
其利或以狙詐侵侮邊吏或以賞賄利安加討戮  
夫以微羈而御悍馬又乃操以煩策其不利豈固  
其理也足以群醜蕩駭緣間而動雖二州之醜豈  
不及此非胡虜之甚勁蓋用之有過也三國王者  
之伐有節非戰懷遠以德不闡以兵不攻以凶器而  
戢虜事也兵興則湯農集其財則國用乏則八賈  
積則國虛昔漢武之世承文惠也一粟資其湖內之

富役其材臣以甘心匈奴競戰勝之功貪其取之  
利良將勁卒屈於沙漠勝敗相若克不過當富天可  
姓之命填餓狼之口及其以衆制寡令匈奴遠  
收功祁連飲馬瀚海天下一耗以過太半矣夫臣  
中感以事夷狄誠非計之得者也足以空我邊境矣  
山東不報既登元元之時趙充國征西塞焉卒也江  
步走奇兵不血刃摧祁連暴擒其首自無此則折衝  
平寇勝敵相辯中世之明効也又問各徵作見與  
曰陽不泰六洽之災則人主脩政以禦之思慮  
防之建皇極之首詩庶徵之用詩曰敬之敬之

天惟顯思天聰明自我人聰明是以人主祖承天命日慎一日也故能應受多福而永世克祚此先王之所以退災消眚也又問經化之務對曰大王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於禮耻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於禮君子兼取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於制度實以勸善其威以懲其愆以先王所以保又定功化治黎元而勳業長世也以上有克讓之風則下有不爭之俗朝有於節之士則無貪冒之人夫廉耻之於政猶樹根也有此則上有膏澤其生物必油然而成人主廉耻不行而

惟刑是御則風俗凋弊人失其性錐刀之末皆存爭心雖峻刑敢辟猶不勝矣其於政也如服者之殛殛野早年之望豐穡必不幾矣此三代所以享德長久風醇俗美皆數百年保天之祿而秦二世而弊者蓋其所由之途殊也又問將使武成之德文濟九功何路而臻于茲凡厥庶事曷後曷先對曰夫文武經德所以成功不業咸熙庶績者莫先於選建明行授方任能之才當其官而功稱其職則萬機咸理庶察不曠書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繼天理物寧國安家非賢無以成也夫賢才之畜

於國出良工之須利器之匠之待繩墨也器用利  
則斷出易而材不病繩墨設則曲直正而器成得  
矣是以人主必勤求賢而佚以任之也賢官之於  
主進則忠國愛人退則砥節潔志營職不于私義  
出心必由公途明度量以呈其能審經制以効其  
功此昔之聖王所以其化已南面而化於陶匄之上  
者以其所任之賢與以賢之信也方今海內之士  
皆傾望於光希心於紫微唯明主之所趣舍若四  
聰之聽黃鸞必求以群英延俊又考工授職呈  
能制官朝無素餐之人如此化流固極樹功不朽

矣時仲與邵詵及東平王康俱居上第即除尚書  
郎然與魯之徒或謂者因緣假託帝乃更延群  
士庭以問之詔曰前者對策各指答所問未盡子  
大夫乃欲言故復延見其具陳以懷又比年連有  
水旱災青雖戰戰兢兢未能究天人之理當何修  
以應其變人遇水旱饑饉若何以救之中間之事  
未得寧靜思以省息煩務令百姓不失其所甚人  
有所患苦者有其利益使公私兩濟者委曲陳之  
又政在得人而和之至柔雖唯有人因人視聽其甚有  
文武隱逸之士各盡所知歸幽或負俗勿有所限

故虛心思問而實其終業而莫不其所諱也神對曰  
伏惟陛下以聖德而重其業而莫不其所諱也神對曰  
三代旁求俊乂以輔至化此其法也舜舜之用心也臣  
震以頑魯之質應清明之舉前者對策不足時  
塞聖詔所陳不究斥逐家昧所以為罪臣聞天生  
蒸庶樹君以司牧之人君道洽則彝倫攸叙五福  
來備若此有愆失刑理頗僻則庶徵不應而淫元  
為災此則天人之理而興廢之由也昔之聖王政  
道備而制先具執人以務致之於本是以然有水  
旱之眚而無饑饉之患也自晉陰陽隔并水曰為

元神

災亦猶期運之致不然則亦有司之不帥不能  
承聖德以贊揚大化故和氣未降而人事不叙也  
方今百姓凋弊公私無儲誠在在皆然役靜人歡  
務分此其救也人之所患由於後知網密而信道  
未至也役煩則百姓失業網密則下背其誠信道  
未嘗則人無固志此則損益之至務安危之末端  
也傳曰始與善善進則不善遠由至孔子曰觀其  
所觀其所由人焉廋哉若夫文武隱逸之士幽  
賤之俗之才故非愚臣之所能識謹竭愚以對策  
奏而新覽焉又權為第一轉中書郎進止有方正

己察下朝廷咸憚其威容每為駁議事皆施用遂  
為南則遷平原相時襄邑衛示自南陽太守遷于  
河內與种俱拜帝望而歎曰二十石皆若之朕何  
憂子种為政簡惠百姓稱之卒於郡

### 華譚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也祖歆吳左將軍錄尚書事  
父譚為黃門郎譚林歲不瓜母年十八便守節鞠  
養譚力滿空及長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辯為鄰里  
所重揚州刺史周浚引為從事史愛其才器待以  
賓友之禮太康中刺史嵇紹舉譚秀才將行別駕

九  
州  
特  
譚

陳摠餞之因問曰思賢之主以求才為務進取之  
士以功名為先何仲舒不叙武帝之朝賈誼失分  
漢文之時此吳晉之滯論可辯此理而後列譚曰  
夫聖人在上物無不聖百揆之職非賢不居故山  
林無聖景澗門不樞遲至水統之王或是中才或  
復凡人居聖人令之而處兆庶之上是以其教日頹  
風俗漸敝人之中才之君所資者偏物以類感必於  
其黨黨之言雖非彼以是為是以所授有類非之賢所  
用有即庸之愚為官者自巽元凱之功在上者日  
庶堯舜之業彼豈知其故漸毀哉朝雖有求賢之

名而無知才之實言雖當彼以爲誣求雖奇彼以爲妄誣則毀已之言入矣則不忠之責生豈故爲哉淺明不見深理近才不覩遠體也是以言不用計不施功死亡之不救何論功名之立哉故上官此而原原政卒豈龍而五負戮豈不哀哉若仲舒抑於孝武實其誣失於漢文蓋復是其輕者耳故白起有云小得賢之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信之難得賢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信信功業豈可得而成哉譚至洛陽之世荀爽策之曰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天下有道莫斯之盛然北有未羈之虜西有醜施

之氏故謀夫未得高枕邊人未獲晏然將何以長弭斯患混淆六合對曰臣聞聖人之臨天下也祖乾綱以流化順谷風以興仁兼三才以御物開四聰以招賢故勞謙日昃務在擇才宣明巖穴垂光隱滯俊乂龍躍帝道以光清德鳳翔王化克舉是以臯陶見舉不仁者遠陸賈重漢遠夷折節今聖朝德音發於帷幄清風翔乎無外戎旗南指泗漢席卷于戈西征荒裔慕化誠闡四門之秋興禮教之日也故髦俊聞聲而響赴殊才望險而雲集虛高館以俟聖設重爵以待士急善過於饑渴用人

疾於應響。杜佞諂之門。廢郵聲之樂。混淆六合。寔由乎此。雖西北有未羈之寇。殊漠有不朝之虜。征之則勞師。得之則無益。故班固云。有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畜。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蓋安邊之術也。又策曰。吳蜀恃險。今既蕩平。蜀人服化。無攜貳之心。而吳人越睢。屢作妖寇。豈蜀人敦樸。易可化誘。吳人輕銳。難安易動乎。今將欲綏靜新附。何以為先。對曰。臣聞漢末分崩。英雄鼎峙。蜀據岷隴。吳據江表。至大晉龍興。應期受命。文皇運籌。安樂順軌。聖上潛謀。歸命向化。蜀

染化日久。風教遂成。吳始初附。未改其化。非為蜀人敢愬。而吳人易動也。然殊俗遠境。風土不同。吳阻長江。舊俗輕悍。所安之計。當先籌其人士。使雲翔閭闔。進其賢才。待以尊禮。明選牧伯。致以威風。輕其賦斂。將順感悅。可以求保無窮。長為人臣者也。又策曰。聖人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天成地平。大化無外。雖匈奴未羈。羗氐驕黠。將脩文德。以綏之。舞干戚以來之。故兵戈載戢。武夫寢息。如此已可消鋒刃。為佃器。龍向乃武庫之用。未邪。對曰。夫唐堯歷載。頌聲乃作。文武相承。禮樂大同。清



一八級綏湯無外萬國順軌海內斐然雖復被髮  
之鄉徒跣之國百習草用而入朝要衣裳以警折  
夫大舜之德猶有三苗之征以周之盛撥沈為寇  
有文德又須武備備預一書之善教安不忘危  
聖人常誠無為罷武庫之常職鏢鋒刃為佃哭自  
可倒戟下戈苞以對皮以帥之士使為諸侯於散  
樂休風未為不來上文策曰夫法令之設所以隨  
時制也時險則峻法以取平時泰則寬網以將化  
今天下太平四方無事百姓承德將就無為而又  
至於律令應有所損益不致曰律令五帝殊禮三

玉帛以收於禮以七攻以下戈以攻取至於興  
禮樂以和之流清風以化之禮樂歸一也今誠風教  
大同四海歸心人心感化大聖從政人以堯舜之  
德而猶欲以刑罰之威以治之律令之存  
河漢於空也夫大聖四達德教之化人修行黎  
庶無不即而前懸而不問律令者何也蓋道足以隆  
太平之雅化也仁風中無外矣又策曰昔帝舜以  
二八之力文王以多士之功周天子制法在於得人而  
賢才難得今人統始同口法亦實州郡有貢薦之  
舉猶未復出群卓越之官將時無其人者而致之

未得其理也。對曰：臣聞：既已立法，非貴與以光其道。平世理亂，非亦無心。臣聞：皇上自皇極下，及帝五莫不張皇綱以羅之。戴仁風以被物，故得賢則教興，失人則政廢。公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州郡貢秀，孝廉並對。闕以不，然庶幾光庶之無，豈當無卓越，德逸之才，亦豈獨向南海，不少明月之寶，其宛不之，子中之助也。其以推見，必數難想。或北舜大平之化，一八由心，中則顯，其年王之，其負鼎而方用，實公聖朝，地以國之上，接遐海之人，或貂蟬於帷帳，或剖符於千車，巡狩必有只公之遇。

第十一卷

雪落必有嚴死之感，昏夜必有出而企踵而待也。時十州秀孝策無逮，禮自譚者以才學為東土所推。同和劉頌時為廷尉，見之，其意不悟。鄉里乃有如此才也。博士王濟於衆中嘲之曰：五府初開，群公辟命，採英奇於八極，拔賢傑以盈殿。君自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能擢舉。譚答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中域也。是以明珠文具，生於江鬱鬱之濱，夜光之璞，出乎荆監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子弗聞乎。昔武王克商，遷殷頑民于洛邑，諸君得非其苗裔乎。濟又曰：

子

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至矣君臣失位國亡無主  
凡在冠帶將何所取哉答曰吁存亡有運興衰有  
期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徐崇謂信義而失國仲尼  
遂曾而如齊段干滌負而名諒否泰有時苟人  
力之所能哉濟其禮之尋郎中遷太子舍人未  
國中正以母憂去職服闋郵城令過濮水作莊  
子贊以示功曹而廷掾張為作恭教其文甚美  
譚其而薦之遂見升擢及為廬江延巳為淮陵  
太守又舉其族周訪為孝弟訪果立功名時以譚  
為知人以父墓毀去官尋尚書郎水寧初出為

譚

郊令于時兵亂之後境內饑饉譚傾心撫卹司徒  
王戎聞而善之出穀三百斛以助之譚甚有政績  
再遷廬江內史加級遷將軍時石冰之黨陸瑒等  
屯據諸縣譚遣司馬循敷討平之又遣別軍擊冰  
都督孟徐獲其驍率以功封都亭侯食邑千戶賜  
絹千匹陳敏之亂兵士多為其所逼顧榮先受敏  
官而潛謀圖之譚不悟榮自露擗遠近極言其非  
由此為榮所怨又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忤揚州  
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壽陽獄鎮東  
將軍周馥與譚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馥

百姓奔散馥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馥馥  
歎曰吾嘗謂華令思是穢子涼之時今果效矣甘  
卓嘗為東海王越所捕下令取有隙者誅之卓投  
譚而死及此役也卓遣人求之田華侯安在吾甘  
揚威使也譚若不知遺絹二匹以遺之使反告卓  
卓曰此華侯也復求之譚已亡矣後為紀瞻所薦  
而為顧榮所止過遂數年不得調建興初元帝命  
為鎮東軍諮祭酒譚博學多通在府無事乃著書  
三十卷名曰辨道上歲進之即親自覽焉轉丞相  
軍諮祭酒領郡大中正譚薦二寶范珽於朝乃上

譚

賡來退曰譚聞勸王遠聽以水才為務察蜀量身  
以審已為分故譚雖老漢其志不遂其志于木偃  
息之矣就式其處譚無古人之所為獨有懷遠之志  
自登清顯出入二載執事無事之功拾遺無補  
闕之責過在納言間於舉善任能求賓復之謀策  
年向七十志力日衰素餐無功宜辭退謹奉還  
所假左丞相軍諮祭酒版不勝建武初授秘書監  
固讓不拜太興初拜前軍諮祭酒復轉秘書監自負  
宿名恒快快不得志時晉陵朱鳳其孫吳飛並學  
行清脩老而未調譚皆為著作佐郎或問譚曰

謔言人之相去如九牛一毛也。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道小人爭十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一毛也。聞者稱善。戴若思弟貌則譚女壻也。譚平生時常仰告思而進，貌若思每銜之，殆用事相毀。譚於帝山是官，塗不至。譚每懷歎，望嘗從容言於帝曰：臣已老矣，將待死。祕閣汲黯之言復存於今，帝不悅。久之，加散騎常侍，屢以疾辭。及王敦作逆，事敗，其不能入省坐免。卒於家。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加散騎常侍，謚曰胡。二子化、茂。化字長風，為征虜司馬，討汲桑戰沒。茂嗣爵始。

### 袁甫

淮南袁甫字公冑，亦好學，與譚旅以詞辯稱。嘗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為劇縣，勗曰：唯汝宰縣不為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蠶中不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為帽，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為齋，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為三公，自昔然也。勗善之，除松滋令，轉淮南國大農郎中令。石珩問甫曰：卿名能辨，豈知壽陽巴西何以怕旱，壽陽巴東何以怕水？甫曰：壽陽

已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疆邦一  
朝失職憤歎其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  
故其域怕滂也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平疆吳美  
寶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卒有言魯僖其悅  
故致旱京師若能抑強扶弱先疎後親則天下和  
平災害不生矣觀者歎其敏捷年八十餘卒於家  
史臣曰天緝政整俗拔群才以成務振景觀光俟  
明主而宣績武皇之世天下又安朝廷屬意於求  
賢邁軸有懷於千祿邵詵等並輿價州里寢然應  
召對揚天問高步雲衢求之前哲亦是稱矣今思

表甫一

行已徇義志篤周甘仁者必當男柳斯之謂雖才行  
夙章而待終祕閣積新之出言獨古入乎

贊曰邵阮洽聞含章躡政華生毓德視中應命鳥  
路曾飛龍津派泳素業可久尚茲斯盛









